

东方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东 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描绘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壮丽斗争生活。作品通过对朝鲜战场和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展现了中朝人民进行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必要性。

作品塑造了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和贫下中农的英雄群像，真实地再现产生英雄人物的典型环境，表现了决定战争进程的人民的伟大力量。形象地揭示站立起来了的东方革命人民，必然战胜任何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发展规律。

封面设计：柳 成 荫

插 图：董 辰 生

东 方(共 三 册)

Dongfa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79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2 $\frac{1}{4}$ 插页 7

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2版

1985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320,061—345,100

书号 10019·2673 定价 7.60 元



作者像

目 次

第一部 山 雨

第 一 章	故乡	3
第 二 章	柳笛	11
第 三 章	母亲	27
第 四 章	大妈	38
第 五 章	金丝	57
第 六 章	村长	69
第 七 章	地主	81
第 八 章	消息	95
第 九 章	惊梦	110
第 十 章	分别	127
第 十 一 章	路上	137
第 十 二 章	征鞍	151
第 十 三 章	营长	171
第 十 四 章	争论	185
第 十 五 章	政委	200
第 十 六 章	江边	213

第二部 火光

第一章	开进	237
第二章	木屋	249
第三章	侦察	264
第四章	山前	275
第五章	胜利声中	286
第六章	青坪里	296
第七章	团党委会	308
第八章	幽谷	322
第九章	军中便宴	336
第十章	小试	350
第十一章	小鬼班	368
第十二章	苹果园	380
第十三章	溪畔	389

第三部 风雪

第一章	寂寞	401
第二章	取经	414
第三章	待月儿圆时(一)	429
第四章	待月儿圆时(二)	440
第五章	待月儿圆时(三)	451
第六章	大炮与手榴弹	463
第七章	课本	471

第八章	闸门(一)	485
第九章	闸门(二)	499
第十章	闸门(三)	515
第十一章	追击	525
第十二章	会师	540
第十三章	另一个“围歼”	549
第十四章	在亲人心里	572
第十五章	琴声	584
第十六章	雪夜	603
第十七章	狂欢声中	614

第四部 江 声

第一章	征服“死亡地带”(一)	627
第二章	征服“死亡地带”(二)	637
第三章	孤儿	650
第四章	家	659
第五章	新来的老战士	668
第六章	家乡早春	678
第七章	来风(一)	694
第八章	来风(二)	702
第九章	密计	712
第十章	临津江畔	723
第十一章	溃灭	728
第十二章	控诉书	744

第十三章	将军渡	756
第十四章	虎鸣山口	765
第十五章	黑云岭(一)	773
第十六章	黑云岭(二)	783
第十七章	黑云岭(三)	800
第十八章	雨中	812
第十九章	洪水	826
第二十章	金妈妈	840
第二十一章	朴贞淑	855
第二十二章	浪滔滔	872
第二十三章	伤痛	882
第二十四章	阴谋	894
第二十五章	城市	907
第二十六章	聚歼	921
第二十七章	送别	940

第五部 长 城

第一章	枫叶红时(一)	951
第二章	枫叶红时(二)	961
第三章	归来	974
第四章	地下长城	985
第五章	夺取中间地带	1006
第六章	钢铁战士	1015
第七章	地雷大搬家	1027

第八章	又一个“狙击兵岭”	1039
第九章	绣花人	1049
第十章	布谷声里	1059
第十一章	在五面包围中(一)	1074
第十二章	在五面包围中(二)	1089
第十三章	在五面包围中(三)	1101
第十四章	反击	1117
第十五章	亲人	1132

第六部 凯 歌

第一章	战友	1151
第二章	春初	1167
第三章	硝烟红花	1177
第四章	在朝鲜人民军里	1185
第五章	我看到了新世界	1198
第六章	和平之声播音站	1216
第七章	红旗飞舞(一)	1229
第八章	红旗飞舞(二)	1241
第九章	挺进	1252
第十章	金谷里	1266
第十一章	灯火灿烂	1275
第十二章	停战令后	1288
第十三章	新起点	1304
第十四章	路	1317

第十五章 归故乡1329

二版后记1344

第一部

山 雨

第一章 故 乡

平原九月，要算最好的季节。春天里，风沙大，就是桃花也落有细沙。冬景天，那紫微微的烟村也可爱，但那无边平野，总是显得空旷。一到青纱帐起，白云满天，整个平原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一座座村镇，就象漂浮在海上的绿岛似的。可是最好的还要算是秋季。谷子黄了，高粱红了，棒子拖着长须，象是游击战争年代平原人铁矛上飘拂的红缨。秋风一吹，飘飘飒飒，这无边无涯的平原，就象排满了我们欢腾呐喊的兵团！

现在一辆花轱辘马车，正行进在秋天的田野上。老远就听见它那有韵节的车声。细小的铜铃声也很清脆。

这辆马车是从京汉路的一个小站上来的。一大早起，它就载着旅客，离开了那篱笆上垂着红布条的村野小店。小青骡子刚刚吃饱饮足，正象爬山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一上路就打冲锋，使得心疼的主人也勒它不住。早晨风小，草棵里露水很大，小青骡子蹄子湿漉漉的，走得十分起劲。不到小晌午，就赶出了三十多里。现在已经是正晌午了，太阳晒得人老是擦汗，可是它却慢下来，还没有赶到打尖的地方。赶车人由它走着，尽管人们催促，赶车人可有赶车人的主意。

这车上原有六名旅客，中途下去了两个，还是很挤。车尾上用绳子煞着高高的行李卷儿。小青骡子的料袋子，带着长绳子的小水桶，也在那里系着。车厢里两个妇女一个孩子就占满了。我们的主人公，坐在车前面，两条腿在车下不住地悠打着。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他卷了一支大喇叭筒纸烟，含在嘴里，正在同人们亲热地谈话。因为天气热，他解开了军衣扣子，敞着怀，手里拿着军帽，露出一头浓发。他个子不算太高，但显得十分灵活敏捷。那一双眼睛，流露着坦白、直爽、快活，甚至还有一点顽皮孩子的神气。他同人们好象没有一点隔阂，跟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叫大嫂，跟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大妹子，很快就混熟了。

“同志，你是哪村的？”姑娘问他。

“凤凰堡。”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爹，有娘。”

“出去年头不少了吧？”

“有个几年子了。”

“我舅舅也在部队里，我这次去瞧他了。”姑娘接着问，“你在部队里做什么工作？”

“你猜猜看。”

姑娘歪着头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是个通讯员吧？”

“哈哈，你猜对了。”

他嘻嘻一笑。真的，在哪儿驻军，房东没有不把他当成通讯员的。部队一驻下，他在炕头上两条腿一盘，就同老乡家长里短地扯起来。满口婶子大娘叫得真甜，那些穷苦人眉开眼笑，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同那些通讯员差不了几岁，又常同战士们滚蛋子，一时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等到部队集合起，他站在一百多人队列前讲话，这才知道他就是连长。

花轱辘马车慢悠悠地走着。路两旁，高粱穗又大又红，密密地排列着。满耳都是高粱叶哗哗的响声和蚰蚰的歌唱。当小青骡子的蹄声临近时，蚂蚱蹦跳着，展翅飞到远处。蚰蚰的歌声也停了。等到车轮过去不久，它们又唱起来。

“快醒醒吧，天下雨了！”姑娘忽然向那个赶车的身上拍了一下。原来他正抱着长鞭子打盹，小青骡子探头揪着高粱叶，车停下了。赶车的揉揉眼，轻轻地挥了挥鞭子，车又走动起来。

这一带，路两边都是高粱地。冀中土地肥美，庄稼人种地贪馋，地边儿紧挨着车道沟。大车走到这儿，就象钻进一个没有头的长胡同，碰得两边的高粱叶哗哗地响。不断有一两枝高粱，被风吹得垂着红穗，斜倒在路上。小青骡子走走停停，老是把头向两边探着，车已经走得越来越慢。

“你看把孩子热的！”那位大嫂用手给孩子遮着荫凉，对姑娘说，“来风，你催催赶车的大哥快一点儿吧！这样天黑能到家吗？”

“我保你吃饭以前赶到!”赶车的打着喜诨。

“嘻!你看你多会耍嘴!半夜赶到,不也是吃饭以前到家吗?”那个叫来凤的姑娘说。

人们笑了一阵。赶车的还是不慌不忙。一九五〇年那个时候,在冀中平原上,就有些富裕中农看上了赶脚这行买卖。地里活雇上个人用不了几个钱,他们赶一趟脚倒挣钱不少。这样倒腾两三年,就能买房置地。这匹小青骡子,就是赶车人的心尖子,他怎么肯累着它呀!

这时,我们的主人公忽然笑了笑。他把包袱上系着的小桶悄悄解下来,用孩子的小褥子一盖,就挤挤眼说:

“赶车的,你那个给牲口饮水的小铁桶怎么不见了?”

“啊?”赶车的扭过头来,“糟了!不知什么时候掉了!”

“我刚才还见着哩。”

“过那棵大柳树的时候还有吗?”

“有。”

“那,掉下的工夫不算大。”他把鞭子递过来,“麻烦麻烦,你替我赶一会儿,我去找找。”

“那你可得买包烟请请我!”

“行!行!”

赶车的一蹶身跳下车向后跑去。车上的姑娘媳妇拚命地忍住笑。鞭子换了主人,乒乒两声脆响,虽然并没有挨着小青骡子,但它已经觉得马虎不得,立刻丢下高粱穗子走得起劲了。蚂蚱飞溅着,烟尘腾起,姑娘媳妇咯咯笑着,很快就赶出了十几里,在预定打尖的村庄一家小饭铺门前停下

了。

等赶车的满头大汗赶回来，这位年轻人正用小桶给牲口饮水哩。他摸出烟荷包，递给赶车的说：“你看，车也给你赶到了，小桶也给你找着了，也不让你买烟，来，先抽我一锅吧。”逗得姑娘媳妇又笑了一阵，姑娘笑得弯着腰，把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这时只听店里有人喊道：

“那不是嘎子吗？嘎子！”

大家扭头一看，只见小店里走出一个胖乎乎的汉子，腰里系着水裙，肩上搭着手巾，赶过来用两只手攥着年轻人的手说：“嘎子！你回来啦！多少年了，还记得我呗？”

嘎子哈哈大笑说：“烧饼老王，忘了你可就没有烧饼吃了。”原来这人做的烧饼方圆三五十里出名，就得了这个绰号。

老王拉着他笑了一阵说：“快进来歇着！嘎子，这些年你钻到哪儿来着？这街上的人老念叨你，说，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我们的嘎子哪儿去了！”

大家到小穿堂屋坐下。赶车的问：

“他是哪个嘎子？”

老王眉毛一扬说：“你这人真糊涂！坐你一路车，还不知道车上的大哥是谁！他就是那个烧炮楼、打汉奸、捉日本鬼子的嘎子呗！还有哪个嘎子？”

“哟！他就是嘎子！”那个媳妇惊讶地说，“早就听人说嘎子长，嘎子短，我老想看看他那嘎样儿，这回说了一路话，